



「兩岸閩客交界地帶族群分布所顯示的 地理與語言意涵」之研究歷程

韋煙灶*

一、研究議題之緣起

這個研究議題的醞釀與成型是漸進的過程，約在 10 餘年前，作者基於興趣開始透過自學方式接觸語言學，進一步理解與分辨臺灣閩南話漳、泉口音的差異性。經過數年的摸索，漸漸掌握諸多語言學的學理與精要，進而運用於學術論文的撰寫上，2008 年與曹治中教授共同發表一篇語言地理學論文〈桃竹苗地區臺灣閩南語口音分布的區域特性〉，刊載於臺灣大學地理與環境資源學系出版之《地理學報》第 53 期。

在透過指導研究生進行學術論文撰寫的過程中，針對新竹縣新豐鄉紅毛港地區及其周邊地區住民的族群屬性與祖籍調查時發現：一群祖籍廣東東部（粵東）的「客家人」，其所使用的閩南話卻是偏漳州口音，由於他們能同時使用客家話與閩南話溝通，當地閩南人稱其為「半福老客」。但包圍在其周邊，講閩南話的住民有九成以上祖籍屬於泉州府，且有八成的祖籍為泉州府同安縣（今日金門縣與廈門市合起來的範圍），經過語音分析，如泉州口音的「坑」念成 /khinn/，漳州口音念 /khenn/，粵東客家話念成 /hang/（以 TLPA（臺灣語言音標方案）標示），排除了客家話的影響。

在此階段，對粵東地區閩、客方言區的分布情形已有基本概念，因此很快的聯想到：這群「半福老客」的閩南話不應習自周邊祖籍泉州的閩南人，而是渡臺之時帶自粵東原鄉口音的特徵，也就是說，這群「半福老客」的粵東原鄉很可能是位於閩、客交界地帶，在清代移民到臺灣也選擇定居在閩、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

客交接地帶。「半福老客」社群以「語緣」作為選擇居住地的原則，可謂左右逢源。

桃園地區有北閩南客，而新竹地區為西閩東客的區域分布特色，新豐鄉紅毛港周邊的「半福老客」社群分布的區域特色例證，是小區域的特例？還是普遍見於桃、竹地區？經過後續進行桃園新屋鄉的族群與祖籍調查後，大致已經能確立「桃、竹地區的閩客交接地帶『半福老客』社群夾雜其間是具有普遍性的，而非特例」的假說。在 2009 年之後，作者開始以此議題作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自此逐年獲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二、語言、地理與歷史的跨領域整合研究——臺灣語言文化分布與族群遷徙工作坊的推展

這個研究議題與取向，在此時為國內著名語言學者洪惟仁教授所發掘，洪教授在 2008 年成立「臺灣語言文化分布與族群遷徙工作坊」，與筆者的研究取向不謀而合，且有相輔相成的功能。因此，在洪教授領導之下，開始整合語言學者（洪惟仁教授）、歷史學者（臺中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助理教授許世融）與地理學者（本文作者），以進行跨領域的「臺灣語言文化分布與族群遷徙」之整合研究。除不定期聚會討論，每年亦舉辦 2-3 次「臺灣語言文化分布與族群遷徙工作坊」。這個「工作坊」採取學術研討會的規格，為嚴謹的學術討論會，除由上述三位學者每次發表 1-2 篇論文外，也邀請國內、外相關學者參與發表論文，並聘請相關領域學者參與主持會議或論文評論，計每場「工作坊」發表 6-10 篇論文，截至 2013 年 8 月已經舉辦 11 場次，發表了論文近百篇。2013 年 8 月 6-8 日所舉辦的「第 11 場臺灣語言文化分布與族群遷徙工作坊」，在國科會整合型專題研究計畫的經費支持下，邀請日本五位語言地理學者（岩田 禮教授等）進行為期三日的「語言、地理、文化的探究——日本地理語言學大師系列講座」，三日與會來賓共計約 200 人次，將這個「工作坊」的觸角與廣度，推展到中國大陸與日本。

三、臺灣閩客族群關係及客家研究的「迷思議題」之討論與釐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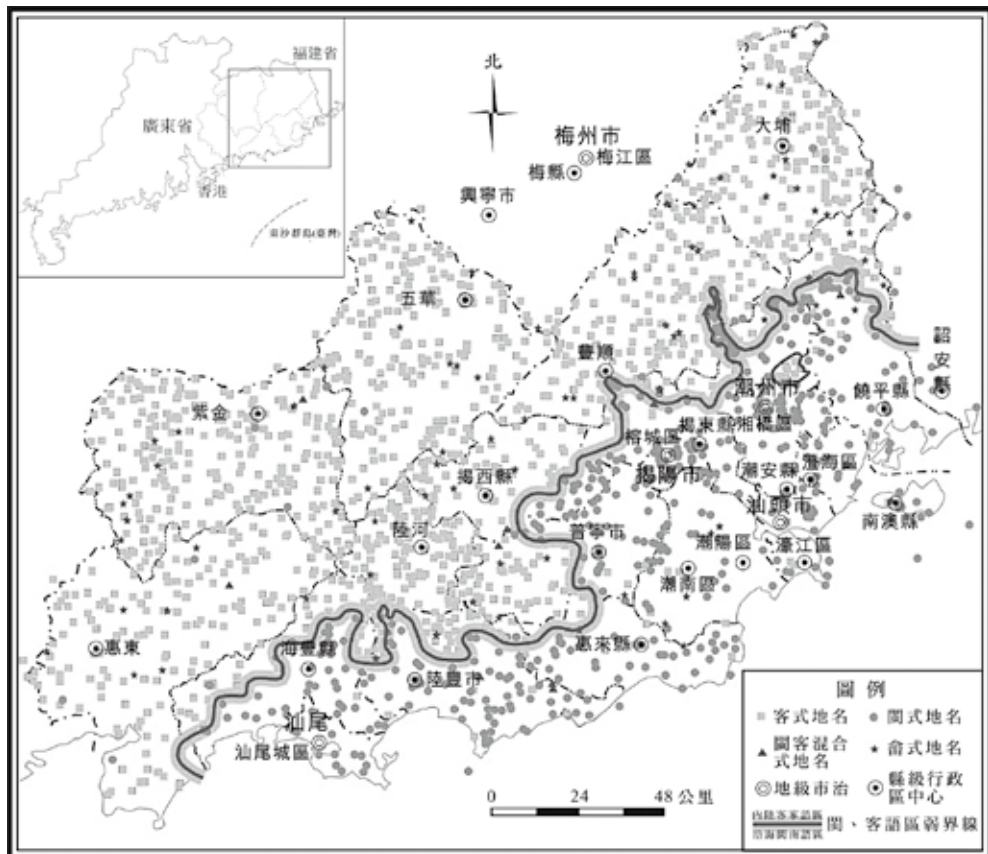
在一系列「兩岸閩客交界地帶族群分布所顯示的地理與語言意涵」的整合型研究計畫執行過程中，發現了諸多具有學術原創價值的研究成果，分述

閩、客方言界線相同，但漢語在歷史溯源研究上，最大的困難是沒有確切標注、完整的語料，可資進行歷時性的比較。

如何界定清代臺灣漢人在渡臺之時的原鄉閩、客方言界線？從經驗法則而言，現代地圖上所列舉的地名應當屬「遠近馳名」，通常是較具草根性的地名，地名起源相對更早，大部分應是百年前或者更早年代形成的「老地名」。我們若將地名視為地區方言分布的化石遺跡，以閩、客式地名為指標所作出的閩、客歷史方言分界線，較能反映清代漢人渡臺之初之原鄉閩、客方言區的分布型態。以粵東為例，這條以閩、客式地名為指標所繪製的「閩、客歷史方言分區圖」如圖二所示。

(二)〈渡臺禁令〉第三條的迷思議題探討

清廷依據施琅的建議，發布了限制漢人渡臺的「渡臺三禁」：「1. 欲渡船



圖二 粵東閩、客歷史方言分區圖（圖片來源：韋煙灶整理繪圖）



臺灣者，先給原籍地方照單，經分巡臺廈兵備道稽查，依臺灣海防同知審驗批准，潛渡者嚴處；2. 渡臺者不准攜帶妻兒家眷，業經渡臺者，亦不得招致；3. 粵地屢為海盜淵藪，以積習未脫，禁其民渡臺。」

黃叔璥在《臺海使槎錄》(1722):「終將軍施琅之世，嚴禁粵中惠、潮之民，不許渡臺，蓋惡惠、潮之地，素為海盜淵藪，而積習未忘也。琅歿，漸弛其禁，惠、潮民乃得越渡。」

在臺灣，渡臺禁令第三條的文本被部分歷史學者及中學歷史教師理解成：「禁止（粵東）客家人渡臺」，加強版則稱「施琅因討厭客家人而禁止客家人渡臺」，此說的歷史傳說依據為：施琅與鄭氏部將劉國軒（福建汀州府長汀人，長汀位於閩西客家話區）有嫌隙，因此討厭客家人，但此說缺乏歷史文獻依據，純係道聽塗說。施琅在清廷政壇活躍期間，劉國軒與施琅應均無所謂的「閩南與客家分類意識」，且跨省的方言群與族群認同，基本上也不會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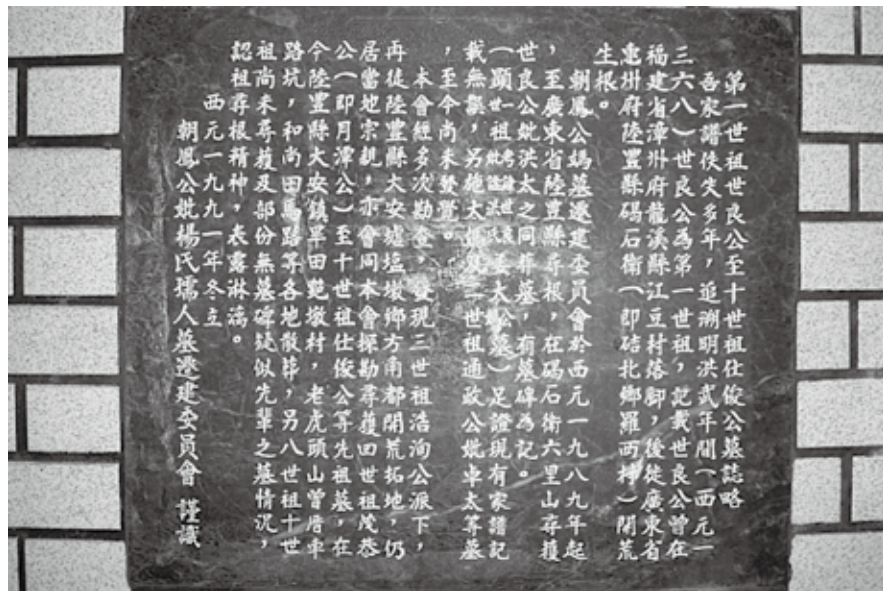
從圖二所提供的「空間自明性」(spatial identity) 及對照關於〈渡臺禁令〉的諸家文本說法來看，粵東客家人的居住地並不靠海，而且離海尚有數十公里之遙，若說要當盜寇，怎麼說也應是以當山寇為多，而非當海盜。

(三) 明代「閩人入粵」與清代「粵人渡臺」之關聯性探討

以桃竹地區的姜姓宗族為例，清代姜氏宗族在桃竹地區的開基之地，至少涵蓋觀音、新屋、新豐、芎林、新埔、竹北、竹東、北埔、寶山、峨眉等 10 個鄉鎮市，最早入墾之地、也是親族最聚集的，當屬新屋。後續發展最有成就者，首推開基於新竹縣新豐鄉鳳坑村姜厝的姜朝鳳派下裔孫，個別人物最出色者當推竹塹金廣福墾區墾戶首姜秀鑾。

上述姜姓宗族的開粵始祖姜世良，於明洪武年間(1368)由閩南漳州府龍溪縣進入粵東惠州府陸豐縣碣石衛(照片一)，但姜世良入粵的時代背景為何？根據諸多姜氏族譜所載，姜氏宗族在粵東的駐足與遷徙路徑，以及諸多姜世良派下裔孫葬於各地衛所駐地的資訊推斷，姜世良應為明代奉派到碣石衛駐防的軍人。

明代軍制行「衛所兵制」，軍戶與民戶分籍，軍籍為世襲，持續一代一人繼續世襲軍戶(直到明朝覆亡)。軍戶歸衛、所管轄，衛的位階相當於府級行政區(如廣東之碣石衛——今陸豐市碣石鎮)，千戶所則相當於縣級行政區(如福建之金門所)。姜世良子孫除了一代一人世襲軍戶外，其餘子孫在海、



圖三 位於新竹縣新豐鄉鳳坑村公墓姜朝鳳祖塔墓誌

陸豐一帶繁衍落腳。

姜世良派下宗族在明代由閩入粵，清代渡臺之例並非孤證，在彙整桃竹地區訪查中發現：祖籍海、陸豐的世居宗族，有不少祖先在遷入粵東之前的祖居地為漳州府，對比這一批批明代入粵，清代渡臺的世居宗族，大致吻合前述所稱之「半福老客」社群；至此，這些「半福老客」母語形塑及其遷徙的歷史背景大致浮現了：這些「半福老客」在渡臺之初，應多是以閩南話為母語，稍微能使用客家話的雙語社群。

明代粵東衛所軍戶及其族裔，在明朝覆亡之際，於政治立場及情感上，應是傾向於鄭成功的。施琅曾經是鄭成功的部將，自是知曉粵東沿海閩南人與鄭家軍微妙的利害關係，故以「嚴禁粵中惠、潮之民，不許渡臺，蓋惡惠、潮之地，素為海盜淵藪，而積習未忘也」，禁止粵東閩南人渡臺，以防止與臺灣可能的反清復明勢力合流，粵東客家人隨之一併被禁渡臺。

在過去桃竹地區相關的歷史、語言、族群關係、區域發展研究，均未有研究者發現部分清代臺灣粵東移民此種族群特質。透過揭開桃竹地區各世居宗族的分布地理空間與歷史源流的脈絡，當有助於更客觀的詮釋與釐清諸多關於臺灣閩客族群關係與客家研究的許多「迷思議題」。



四、結語

運用田野調查、文獻分析與地圖分析並行的研究方法，利用閩、客式地名詞所繪製的原鄉閩、客歷史方言分區圖，將訪查到的世居家族祖籍放到此歷史方言區圖中，藉以推斷各世居家族的族群歸屬，並進而統計各族群及社群的人口比例及分布特色。以此研究成果作為基礎所延伸的學術價值，不僅可用於臺灣語言研究的解釋上，更重要的是有助於釐清臺灣拓墾過程中，閩、客的族群互動與閩、粵省籍互動的近真實圖像。未來若能將研究觸角延伸到兩岸跨界之關聯性的研究議題探討上，或許將導出更多具有學術原創性的研究發現。